

# 「世間」的概念化

## 日本公民社會的在地性研究途徑

### Conceptualizing *Seken*: A Homegrown Approach to the Notion of (Civil) Society in Japan

宮崎寬

龍谷大學國際學院博士候選人

#### 壹、前言

本文目的在於提供一個分析「日本社會」之「在地性」獨特研究方法。<sup>1</sup>在當代（西方）主流的「全球公民社會」論述中，經常將公共事物（publicness）與公共領域（public sphere）混為一談，並在評估社會是否民主「成熟」時，使用單一標準。因此，非西方研究者只能臆度「西方」的思維模式，<sup>2</sup>進而重現「西方」與「其他」之間的層級性結構。

在西方模式的深遠影響下，日本社會常常被描述為「缺乏」西方（現代）社會正面特徵之「弱勢」公民社會。的確，日本社會經過透過「自我設限」（self-restriction）來治理，引導民眾無法做出自

---

<sup>1</sup> Ersel Aydinli and Gonca Biltekin, eds., *Widening the World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: Homegrown Theorizing* (Abingdon: Routledge, 2018).

<sup>2</sup> Giorgio Shani, "Toward a Post-Western IR: The Umma, Khalsa Panth, and Critic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," *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*, 10(2008), pp.722-734.

主性政治行為。然而，與其立即評斷日本「缺乏」西方民主價值抑或實踐「不足」，不如設法由其內部加以重新檢視，畢竟解釋邊陲的理論還是得從邊陲出發才行。<sup>3</sup>

受限篇幅，在此或無法完整說明理論，個人仍然嘗試遵循 Aydınlı 和 Biltekin「不只後設理論，同時追求理論」的精神，說明被稱為「世間」(seken)之「日本社會」之概念與要素必將其理論化；所謂世間乃是一個擁有道德尺度之想像的層級性社群，其中，人們被內部化並根據其道德標準來規範彼此行為。

為闡明「世間」的原始意識形態能量，此處主要聚焦「公」的概念，所謂「公」在英文中常被翻譯為 public(ity)。在透過中國古代史及其後在日本發展的背景進行介紹後，本文將運用丸山真男以「反覆固定」(*basso ostinato*，一種演奏樂曲的手法，意指不斷重複同一聲部)概念，來討論日本想像社會群體的時間性問題。然後，本文第三部分將針對 public (江湖)的替代概念進行討論，以便可在最後總結之前，尋找更多在非西方脈絡下的「自治性」政治單位。

## 貳、所謂「世間」之歷史脈絡

### (一) 從おおやけ (Ōyake) 到「公」

從歷史脈絡檢視，日本深受中國文化、政治與意識形態影響乃不爭事實，我們也需由此背景檢視日本「社會」的結構與發展。自從戰國時代結束（約西元前 221 年）後，中國便開始區隔國家（政府）與社會（人民）兩個概念，但「公」(public)系統在兩個層次中並行不悖。西元 7 世紀後，「公」概念被引入尚未區隔國家和社會

---

<sup>3</sup> Ersel Aydınlı and Gonca Biltekin, op.cit.

層次的日本，被翻譯成おおやけ，用以形容具影響力氏族的建築空間。水林彪認為，日本遲至明治維新後，才開始區別國家/社會層級概念，這意味在此之前，「公」的概念並未進入社會層次，僅用以指稱國家與政府，甚至如今依然。簡言之，日本仍存在某種的「非社會」狀態，以致人民難以建立並發展自主性橫向連結。

無論如何，神道「傳統」、儒教與道教填補了此種非社會性「世間」的「空隙」。正如 Tessa Morris-Suzuki 的描述一般，<sup>4</sup>例如在德川時代，這三種知識體系的整合便連結了人民與幕府（*Bakufu*）。如同後面的討論，儒教對於階級結構的堅持，以及神道「傳統」（經常被認為具泛靈論特徵）與部分道教概念，仍對當代日本社會的時間性概念具有一定影響。整體而言，在前述元素融合且持續發展下，「世間」概念依然如昔且非人們可輕易改變。

## （二）在「世間」之中的「社會秩序」

在德川幕府時期，儒家思想乃是其主要意識形態基石，特別在城市具有影響力；此種思想傾向以以下 5 種「美德」為基礎，透過嚴格設定人們之間的關係來維繫社會秩序：

五倫：父子、君臣、夫妻、兄弟、朋友

五常：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

在這種框架下，治理被認為是種教育形式，藉此基於某種「層級性」概念與關係來維繫社會秩序。

明治時期的日本雖然積極追求工業化和現代化官僚體制，治理人民日常生活的基本規則卻沒有太大改變。阿部謹也認為，年長資

---

<sup>4</sup> Tessa Morris-Suzuki, *Re-Inventing Japan: Time, Space, Nation* (London: M. E. Sharpe, 1998).

深與否以及高低階級等，仍主導著當代日本社會（世間）。<sup>5</sup>此種階層關係既在日常透過互贈禮物習俗、教育系統與商業活動等而更形穩固，一般人也有（無）意識地遵循前述禮節，得以維繫在世間秩序中的彼此關係。例如在商業公司爆發不當醜聞後，負責人往往針對影響日本社會秩序，而非針對其錯誤行為道歉。

### （三）「世間」的「自然永恆」和永恆下的無常

所謂「世間」一詞據說源於佛教梵語單詞「loka」，意指「某些被否定的事物」；相較「淨土」（美好的世界），它表示「世俗」（當前世界）下的浮華與無常，不過，我們應切忌將「淨土/世俗」與當代西方「俗世/宗教」的二分法相混淆；以泛神論宇宙觀為基礎之隱含巫術與魔幻的世界視野，乃「世間」的重要因子。在這樣的宇宙觀中，再加上融合了道教與禪宗的觀點，人類的命運終究只能遵循著「一」的趨勢，亦即道法自然，如同人類在其日常生活中順從四季的自然變換一般。

Morris-Suzuki 將「自然」的概念定義為不斷變化，至於人們的現實生活則被鑲嵌其中。在「世間」中的「自然」之於人們，既非某種可被控制之事，也不受遵循美德規範所影響，而是一種自我開展或源自不可見神聖規律之給定「現實」，並以「永恆之自然」為註解存在於歷史之中。根據其有形之日常現實，一旦遭到民族主義神道學說綁架，被受到操控並浮現貫徹「八紘一宇」之必然使命，實則崇敬自然的習慣已不再存在於當代社群。<sup>6</sup>

---

<sup>5</sup> 阿部謹也，《近代化と世間：私が見たヨーロッパと日本》（東京：朝日出版社、2006年）。

<sup>6</sup> Julia Adeney Thomas, *Reconfiguring Modernity: Concepts of Nature in Japanese Political Ideology* (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, 2001).

### 參、「世間」的時間性問題：被操縱的「永恆當下」？

自然的「永恆」問題既與時間性概念有關，（世間中的）人們也被認為應依循過去歷史事實的延伸。透過調查日本社會中底層人們對於歷史的長期理解，丸山真男試圖界定時間性之基本形式；藉由深入分析《古事記》與《日本書紀》這兩個日本古代神話，丸山認為「自我形塑」乃是日本人時間性的基礎，並將其與猶太基督徒根據《創世紀》之「A 促使 B 發生」的時間性概念相比，根據後者，人們遇到的問題必定因「某人」（亦即問題的主體）而生，<sup>7</sup>然而在日本的觀念中，人們則不需面對此問題，因為事情都是因己而起的（無需個體主觀介入）。

丸山結合了「つぎつぎ」（接連不斷）與「勢い」（力量）兩個概念，指出日本人們依賴「不斷生成之力量」（つぎつぎになりゆくいきほひ）之「現實」，並稱之為「反覆固定」（*basso ostinato*），亦即在「世間」框架之永恆自然情境中，人們只要接受自然生成力量之驅使即可，不需要知道行為最終目的為何。與 Hegel 將「理性」放進歷史討論之當代歷史觀相較，其差異顯而易見。

相較西田幾多郎「永遠の今」（永恆當下）概念對時間性之基本想法，「永遠の今」意指尚未定義明確的前期時刻，因為尚未有任何熟悉或具主導性社會分類導入。<sup>8</sup>在這樣的狀況下，主體本身可能會在某一個瞬間，突破所有停滯的規則。結合 Guattari 所定義「預警式突破」（*a-signifying rupture*）模式下的突破規則，可能創造出另一種完美形式的新世界，西田的「永遠の今」或將開啟某個進行（政治

---

<sup>7</sup> 丸山真男，〈歷史意識の「古層」〉，收於《忠誠と反逆：転形期日本の精神史的位相》（東京：筑摩書房，1998年）。

<sup>8</sup> 西田幾多郎，〈無の自覚的限定〉，《西田幾多郎全集・第五卷》（東京：岩波書店，2002年）。

性)行動的「起點」。然而,在「世間」框架下,這種關鍵時刻/突破/創新的潛在浮現,幾乎總是被一再重現之(不可抗拒的)「自然」所阻止。

對此,我認為丸山對「隨波逐流」(*successive flow*)現象的解讀存在一個問題。儘管丸山承認因為「當下」在下一個時刻將立即變成「過去」,以致帶來不穩定,卻依舊強調時間的線性延續,從而忽視時間性中的不連續時刻。對他而言,時間的連續性似乎是不證自明的,由此讓他直接跳過了主體的因素。然而,人們在時間性當中確實可能被主體化,且不斷在去政治化與被動模式下再創新,形成新的變動力量。在管理(層級性且固定之)人際關係時,作為框架的「世間」既傾向把個體「主體化」,至於個體則反過來透過「不斷生成之力量」重塑「世間」。從這個意義上,丸山不啻透過模糊那些不連續時刻,從而再置了時間性在概念上的線性持續性。

#### 肆、江湖(Gōko):「公領域」的一種形式

丸山從「時間的永恆持續」定義的時間性,顯示他對於世間的關注焦點,如果要擺脫此一前提,或許必須擺脫「世間」假設。據此,另一個詞彙「江湖」或可做為參考,其中文原意乃是河流與湖泊,亦即人們聚集與途經之處,其特徵之一便是它們與社會秩序之距離。在日本社會中,可以「散人」(*sanjin*=nomads)或「江湖散人」(*Gōko sanjin*)之稱為例,包括在外遊歷的藝術家、藝人與和尚都屬此類;他們居無定所,通常被大眾所鄙視,同時被排除於「公」與「私」領域之外,但也因為此種屬性,讓他們不受世俗限制,無拘束地與世隔絕,置身於封閉的社群或機制之外。

此類人物可以義堂周信為例,他在 1368 年屬於南禪寺的禪宗佛

教僧侶，曾拒絕室町幕府要他擔任官方團體「五大禪寺」領導人的指令。並以詩句回復給將軍：「對我這樣的老人，祭司長猶如小池塘裡的魚，不如讓我放開一切，浮泛江湖！」。對此類人物而言，尤其以任命某人擔任寺廟特定職位為例，某種「理性對話」的風格不啻油然而生。

儘管在日本社會中，具理性與自主性的公領域不如西方社會成熟，在某些美學領域中依然可能出現橫向連結，例如禪宗的水墨畫作，或「連歌」(*renga*, 日本傳統詩劇)和「芸能」(*geinō*, 表演藝術)團體等。這種從遙遠年代流傳下來的日常活動在串連了「公領域」之餘，同時讓參與者擺脫先前的束縛/社會地位，使他們能夠組建/開始新的連結。<sup>9</sup>

#### 伍、結語：對國際關係中公民社會敘事之意涵

本文簡單勾勒了關於「日本社會」在地性概念的初步討論，並著重於「公」的歷史觀以及「永恆和線性時間」概念的問題，一方面簡要列出一些不同於現代/西方「公領域」要素的觀點，目的在於嘗試找出若干擺脫模仿西方主要思維形式的案例。

為了進一步開展這種研究，以下幾點值得注意：首先，我們必須對既有西方與現代公民社會研究加以進一步批判，特別是針對影響全球公民社會和社會運動研究之線性的時間性概念，更應進行全盤性的研究。

第二，必須指出將「浪漫化」與「東方化」(**Orientalizing**)等同於「非西方」的風險，並繼續既有對「國際關係之知識殖民化」的

---

<sup>9</sup> Carl Cassegård, "Public Space in Recent Japanese Political Thought and Activism: From the Rivers and Lakes to Miyashita Park," *Japanese Studies*, 31:3(2011), pp.405-422.

批判。除了「西方人」與「非西方」的東方化，必須瞭解之可能的風險是，當我們嘗試展示不同於主流/西方學術社群的「在地」觀點時，或將帶來另一個「在地」與「西方」的二分法。例如，某些針對「現代化」的批判分析可能是有幫助的，因為可以發現，包括前現代、第一現代與第二現代等不同階段的現代性，事實上並存於日本的現代化進程當中。

最後，在輸入「西方」概念時，引發之翻譯或「複製」語言的問題也值得關注。例如，以諸如人權等現代概念為基礎的語言，與另一個在「世間」透過儒教與泛靈論宇宙觀管理人際網絡之較「傳統」的語言，便有所區隔。特別在社會運動研究範疇中，例如，當行動主義論嘗試糾正對「被差別部落」與性別少數之歧視時，往往過度強調現代/西方的人權觀點，完全無視於這些歧視在「傳統」觀念與語言中的生成背景。這些無法穿透「在地/傳統」邏輯概念之行動主義研究，無疑是過度簡化的。

根本來說，我們或許需要一些「江湖散人」精神，徹底扭轉對於「社會/世間」之某些理所當然的想法，如此才能在研究當中獲致真正「突破」。如此，同時推動在地與後設理論才有其潛在性。

(翻譯：盧信吉)